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# 凤凰木的见证

■陈晓杰



插图：唐建平

电瓶车经过营区大礼堂，一棵茂盛的大树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司机告诉我们，这是李凤龙班长亲手栽种的凤凰木，开花时分外热烈，可惜我们没赶上花季。

到了机场入口，电瓶车停了下来，李凤龙小跑着过来迎接我们。他向值班的场务连战友挥挥手，开始检查车身。

“所有车辆进入机场之前都要停到这里，接受场务连值班战士的检查。车轮要经过前面的洗车池，防止轮胎缝隙携带的异物被带上跑道。”李凤龙躬下身，用手指抠着轮胎缝隙卡进去的一个小石子，并详细向我介绍相关情况。

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一级军士长李凤龙，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机场场务员。

在场务连一楼，有一个“道面异物展示柜”。每一个亚克力板小方格里都有一个透明袋，里面装着战士们在检查道面时发现的异物，有螺丝钉等小零件，还有一些金属物和碎石子。这是战士们“战利品”，也是一种警示。

“如果说在安全工作上，我们天天想的都是好事，并不一定真的就是好事；如果我们天天多去想一想坏事，并不一定就是坏事。”连队走廊公告栏的这句话，看过后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养场工作看似简单，实际并不简

单。一个小石子或一小片铁屑，一旦卷入飞机发动机里就可能引发大事故。跑道上，一块10厘米的破损，若不及时维修，就可能影响战机起降安全。很多人不了解养场员，以为这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，但就是通过琢磨怎么把跑道养护好，李凤龙还获得了专利。

道面养护配用的制式车体积比较大，李凤龙就开始琢磨，怎么把车上的空间利用起来。他和厂家多番沟通，在电瓶车后方设计安装工具箱，放置道面应急抢修工具；车顶和尾部加装LED灯，照明范围更大，方便夜间检查道面；车尾底部加装磁吸，可以吸附跑道上掉落的螺丝钉、铁丝、金属屑等金属异物；车上安装3个摄像头和2个显示器，道面清查过后还可以通过显示器复查有没有遗漏……通过一步步在使用中加装改进，李凤龙设计的道面清查车一步步得到完善。现在该场站正使用着他改装的第5代清查车。

以前，道面维修材料选择十分有限。李凤龙通过多番尝试，采用轻便又密封防水的修补材料，有效缩短了道面修补流程。

李凤龙告诉我，刚来到场站时，站在偌大的机场，时常感觉自己很渺小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从驱鸟、拦阻、消防、灯光到干了最长时间的养场，随着对机场每一个角落越来越熟悉，对每

一架归航的战机越来越亲切，无形的情感联结在他心中扎根，驱使他去做更多、守更久。

李凤龙来到这里时，机场刚投入使用。如今，机场扩建了，跑道翻新了，停机坪上各种机型更多了，演训任务越来越密集，跑道上轰鸣而去的战机架次越来越多……他守护的这个机场就像成长的孩子，越发健硕。当然，李凤龙也从一个新兵，成了大家口中的“老班长”。

风雨晨昏，在这片场站的天空下，李凤龙和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开着道面清查车从跑道上经过，再分片进行道面人工清查，来来回回、日复一日……

每当工作结束，骑着自行车路过营区大礼堂的时候，李凤龙总会望向那棵凤凰木，这棵树的树龄和他的军龄一样长。

李凤龙刚来到该场站的时候，营区礼堂周边是他所在连队的卫生区，他经常来这里打扫卫生。绿树成荫的营区里，只有这里光秃秃的。于是，李凤龙就从营区周边的树林里挪了一棵小树苗种到这里。那时候，从北方来的李凤龙还不认识这棵小树苗，只觉得它的叶子非常好看，充满生命力。过了一年，这棵树竟然开出了火红的花朵，李凤龙才从战友口中得知这棵树叫凤凰木，开出的花叫凤凰花。

28年，凤凰花开了又谢，见证着李凤龙从新兵成长为一级军士长的火热青春。当我走近凤凰木，似乎听到了它在低声地诉说，讲述着场站的故事。



陈晓杰

记者心语：努力把感动真切地传递给读者。

# 柑橘情

■韩光烁

寒风裹挟雪花，将车身冲击得微微倾斜。

这是黄世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雪，也感觉到原来雪不像电视上那样柔美。在这片高原上，风雪是凛冽而硬朗的，肃杀的雪原时刻考验着官兵。

在藏区寒风的雕刻下，雪地化作一道道不规则的线条，与棕褐色的戈壁共同绘成了一幅豪迈的画卷。风雪、戈壁与迷彩交相辉映。

“喀喇昆仑我第二故乡，高山之巅我战斗的地方，山再高也高不过理想的星光，誓言无声，我把青春融进荒芜的苍凉……”狭小拥挤的车厢里，战友哼唱着《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》。舒缓的旋律，让第一次进藏的黄世颖渐渐放松下来。他望着车窗外的重重雪山，默默在心里说：“到边疆去，到海岛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……”

黄世颖开始了驻训边关的崭新生活，而远在驻地的战友看着面前沉甸甸的箱子面面相觑。西藏大雪封山，信号隔断，联系不到黄世颖，战友们便拨通了箱子上的电话，接电话的是黄世颖的母亲。战友对她说：“阿姨，世颖上个月去了西藏。”电话那头半晌没有回应。过了一会，世颖妈妈轻声说：“你们是世颖的战友吧？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柑橘，快拆开尝尝……”

当时黄世颖正在外执行任务，战友们再次联系上他时已是半个月后。得知此事，他赶紧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：“妈，我一切都好。对不起，让您担心了。”那一刻，母亲的泪水流了

##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西藏以西，天上阿里，再以西，为支普齐。

支普齐，藏语的意思是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”。对于支普齐边防连的官兵来说，遥远的不仅是连队与城市烟火距离，也是官兵与故乡的距离。

春寒料峭，乍暖还寒。一夜之间，连队周围再次悄无声息地披上了厚厚的“雪装”。一眼望去，哨兵挺拔的身姿、坚毅的眼神像是白雪中燃烧的火焰。

起床号打破了营区的寂静，点点灯光与微露的晨曦交相辉映。屹立于连队门口石头上鲜红的字迹也被朝阳一点点照亮，格外醒目——在那最遥远的地方。

“风吹石头跑，地上不长草，氧气吃不饱，四季穿棉袄。”简简单单的4句顺口溜是支普齐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。官兵以山为伴，守防生活平淡而紧张。连队位于边防一线，地形复杂、气候极端、巡逻任务重……但官兵守防的日子因此变得充实，连队也充满了家的温暖。

崭新的新年开始了。春节过后，高原的天气严寒依旧，又兼近期才下了大雪，给山上的哨所运输开春的第一批物资成了连队的一件大事。

哨所的储存条件不如连队，大量的新鲜蔬菜、水果、肉类食品如何长期保存成了问题。针对这一现实困难，连长马永华排出合理的运输计划表，并为哨所制订科学健康的菜谱。

年轻的战友不禁疑惑：“前两天才下了雪，积雪非常深，路面又陡又滑，运输车怎么能开到哨所呢？”

“由于前往哨所的道路被积雪覆盖，车辆运输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，由乘车转为骑马的方式最安全妥当。”马永华的回答解开了官兵内心的疑问。支普齐连队所在的位置，每年都要经历4到6个月的大雪封山。以前，连队都是依靠军马输送补给。如今，保障能力的提升使保温方舱、植物方舱、有氧方舱等一系列设施落户边防连，连队的自建能力提升，物资更加丰富，守防和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。但位置更加偏远的哨所还要依靠连队定期运输物资。

# 在那遥远的地方

■ 尹晶晶

“运送物资人员，门前集合。”很快，马永华吹响哨，官兵整齐列队。安全事宜安排妥当之后，官兵骑着挂满物资的军马缓缓走出营区。沉重的物资使军马口中时不时呼出一股股白气，但他们的脚步依旧稳健，与马背上的官兵默契配合，走上了覆满积雪的山路。

经过两个小时的骑马赶路，官兵的脚早已冻得没有知觉，军马的鬃毛也挂满了冰霜。

“大家检查物资，随后进行休息调整。”随着休息口令的下达，官兵跳下马背，在原地跺脚、搓搓手，喝一口水壶里的温水，相互说着鼓励的话语。休息时间很快过去，大家又翻上马背，向着远处的哨所走去。

不久，运送物资的队伍走到了一处斜坡前。越过眼前仅仅300多米的斜坡，可以隐约望到远处的哨所，小窗里透出温

# 独龙江畔

■ 谢楠

## 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新年伊始，我们一行4人从昆明出发，穿越高黎贡山大峡谷，向着独龙江乡进发。

沿途峡谷深邃，道路两侧山壁峻峭，谷底江水湍急。过去的独龙江乡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大雪封山中度过，与世隔绝，犹如人间秘境。这期间，居民与外界的连接全靠人马驿道，到县城需要行走3天。如今，崎岖山道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，我们一路畅通无阻地穿越高黎贡山隧道，很快到达了独龙江乡。

村寨坐落在绵延的山谷和险峻的高山之间，房舍井然有序，碧绿的江水好似流动的翡翠蜿蜒向前。行人漫步在这里，如同走进了一幅美丽的水墨画。

在这里，我们有幸见到了“人民楷模”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、贡山县的老县长高德荣。高德荣是独龙族脱贫攻

坚带头人。在村寨中喝着当地的火塘茶，他向我们讲述了独龙族脱贫发展的变化。群众住进新房，各村道路硬化了，通信网络全覆盖，乡亲们种苹果、采蜂蜜、养牛、发展电商……孩子们享受义务教育，群众看病有保障。我从高德荣手机拍摄的视频中看到，村子里的老人们跳着欢快的广场舞，脸上那灿烂的笑容深深地感染着我。

得知我是一名退役军人，有浓厚的军旅情结，高德荣与我聊起了独龙江一线戍边军人的故事，并热情地带我们去访问边防连队。

走在新修缮的营区里，年轻的官兵生活活虎，嘹亮的军歌、口号声在耳边激荡回荡。独龙江位于西南边防一线，这里树木林立，森林中遍布蛇虫。山高林密、坡陡路滑，山洪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。高德荣告诉我，官兵视驻地如家乡，帮助当地人民搭建房屋、引水进村、开田种稻、教乡亲们读书写字，与当地百姓鱼水情深。一名战士告诉我，每次巡逻时，老百姓见了他们都会热情地打招呼，系着红领巾的孩子

一盏盏黄色的灯光。此时此刻，官兵却心生紧张，军马更是踌躇不前，因为这里就是巡逻路上的难点之一——“绝望坡”。

“绝望坡”是官兵在巡逻途中频频遇险的一处斜坡，此时大家的军马上都携带着沉重的物资，面对这陡坡更加谨慎。作为连队军马饲养员的格桑朗杰牵着领头马率先踏上斜坡，队伍的军马紧随其后，这也是官兵在骑马巡逻中总结出的经验。

碎石不断滑落，马蹄在积雪上打滑，官兵的心弦时刻紧绷着。马永华口中连声叮嘱：“注意脚下……控制好军马。”

当那温暖的灯光近在眼前时，哨所官兵纷纷跑到室外迎接连队的战友。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，不断向对面的战友招手。

回头望去，山谷里的一串串脚印和马蹄印连成一条雪中小径，那是官兵走过的路。

卸完物资后，连队官兵走进哨所，一股暖流扑面而来。“光荣在于平淡，艰巨在于漫长”12个大字映入眼帘，这是边防军人、哨所官兵戍边守防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大家兴高采烈地分享着春节的回忆、近期的趣事。最令连队官兵感兴趣的话题还是哨所门口用石头拼出来的一串数字。在连队官兵的印象中，那里本是一片空地，如今却有了新的变化。

“这串数字是哨所的海拔，”哨所的夏鹤洪排长这样解释，“来到哨所的官兵一批又一批，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高原反应。我想让战友们知道，身体的不适意味着你在战胜高海拔，在和艰苦的环境做斗争。海拔越高，自然环境就越恶劣，但这并不会让我们心生退意。我们边防官兵不光以苦为乐，还以苦为傲，海拔越高，越能激发我们的斗志。”

听着夏鹤洪的话语，连队和哨所的官兵默默地点头。他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高原反应，但更艰难的，是克服内心的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。在这遥远的地方，只有战友能够相互鼓励、相互支撑。

短暂的相聚后，连队官兵不得不和哨所的战友告别。他们要尽快回到连队，明天一早还要继续踏上巡逻路，向更深的积雪、更陡的山谷、更高的海拔前进。

会敬一个标准的少先队队礼。说到这里，年轻战士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。这时，远远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：“高高的担当力卡山哟，高高的高黎贡山哟，独龙族人民哟，勤劳又善良哟，解放军和我们哟，一家亲哟……”歌声在山谷中回荡。

在与连队指导员马松的交谈中，我们得知有8名战友牺牲在这里。于是我们一行人又赶往巴城村，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来到烈士陵园。陵园庄严肃穆，石碑上醒目题诗：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”我们轻轻地擦拭烈士相片和墓碑，鞠躬敬礼，久久不语。

在一位战士的墓前，我驻足良久。于建辉烈士，北京人，2001年8月21日，参与抢修村道时摔入独龙江牺牲，年仅20岁。他生前的战友桑兴晨在电话里哽咽地说：“楠姐，其实于建辉水性很好，他坚持了一公里，我们拼命追赶。你可知道吗？8月份的独龙江水太急……”我认真聆听，说不出话来。正因为军人用青春和生命守护着脚下热土，才有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。

离开时，战士们向我们敬礼告别。看着那一张张可敬可爱的面孔，我不由回想起自己在部队的多彩岁月。时光流逝，新兵入伍，老兵退伍，唯有忠诚本色不变。那一刻，千言万语凝于心中，我只能以军礼回敬。再次回望时，这些军人仍伫立在那里，如一座座无声的界碑……



静谧 (油画)

张曼作



长征

第6048期